

沈从文别集

泥涂集

沈从文 著

非外借

沈从文别集

沈从文 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泥涂集 / 沈从文著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

2017.2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978-7-5086-6883-3

I. ①泥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6233号

泥涂集

著 者：沈从文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版 次：2017年2月第1版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6883-3

定 价：36.00元

印 张：9.25 字 数：125千字

印 次：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图书策划：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，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

楚尘



文化

Chu Chen

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

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，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

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从文“文化大革命”书信二则	1
给陈蕴珍	3
剧变前夕家书	11
夜的空间	15
腐 烂	25
建 设	49
道德与智慧	111
泥 涂	133
节 日	181
黄 昏	195
战争到某市以后	209
牛	223
上城里来的人	247
山道中	253
黔小景	273

从文『文化大革命』书信二则

给陈蕴珍^[1]

[1972 年于北京]

……她动身去医院……她显得急躁，又有些留恋，东张张西望望，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。^[2]

临出门时，见到信箱中的这封信，我拿给萧珊看了。^[3]

萧珊患了不治之病，得不到适当的治疗，躺在床上捱日子，想念过去的岁月，怀念旧时的友人，最后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从文寄给我的一封长信，她

[1] 陈蕴珍即巴金的夫人萧珊。当时巴金还没获得“解放”，只能写陈蕴珍收。

[2] 引自巴金著《怀念萧珊》。

[3] 引自魏帆转述巴金回忆的信。

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复去地看，小声地自言自语：
“还有人记得我们啊。”^[1]

蕴珍：多年来，家中搬动太大，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，问别人忌讳又多，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窦家熟人一信相告，才知道你们住处。大致家中变化还不太多。孩子们可能都成了大人、青壮，下放乡下又回转到上海了！这八年我们家里大小一切还好，除了所有书籍几乎全部处理净光，人事变动还不怎么大，值得放心。小虎虎的孩子也有了七岁，在她姥姥家（昆山陈墓）上了小学。虎虎和爱人还在四川自贡机床厂。小龙也结了婚，爱人在清江华东电业局，两人一年南北来去有三个月可同住。家中当前便有了四个搞工的，倒也省事！还有一个“菜农”，即三姐，六九年随同文化部五千人到湖北咸宁乡下，在一个荒湖边大家一道开了四千亩湖田，和人民文学月刊十多熟人同住湖边一个民居家里，六七个人挤在一间黑阴阴小屋中过了一年多。冰心也曾短时期去

[1] 引自巴金著《怀念均正兄》。

同住。不能下湖即搞菜地。我是十一月下去的，独自住在一个相去百多里的水田富庶兼风景区，过了一年多。名副其实的，有四万亩水田过千斤，环境比呈贡美得多，可是热到四十五度。受的倒是另外一种教育，即和区里三百来人大小无不相熟，住处一年四季地下总不免生点白毛绿毛，雨季房中也可养点青蛙。但是环境极端清静，还吃得很好。病倒了几回，三姐总是步行二十里还坐一小时公共车来看看。有次血压升级到二百五，幸她赶来及时，转车去县里医院住了卅天，得天保佑，几乎报废又不报废了。去年八月才和她一道行千里路转过丹江同住。属于文化部系统的老弱病。熟人也不少。三姐瘦虽瘦，也老了些些，可是倒真像大家说的“真正锻炼出来了”，成了种菜熟手，因此还调来调去。和冯雪峰同搞一片菜地。原在湖边时，下菜地还得走十里八里，据说还得挑粪桶过独木桥。住处也相当荒野，经常会发现二米长大蛇迎面向人昂头喷气。过丹江就简直上了“天堂”，因为菜地离住处不到二百步远近，用自来水灌溉，且只一天下午搞二三小时，所以丝毫不感困难。住处在真正山沟里，约五百人分别住，各有一间新房子，比我

目前北京住处似乎还宽好些，而且清静少灰尘。四里外即有个卅万人新都市，有个发电过百万千瓦大水坝！只是她做了小班长，所以忙得个可观。一般同事年龄都比较大，多在六七十间，她虽已六十二，在那里居然成了“壮劳力”。一天忙得十分精神，有些方面似乎比住呈贡时还活泼健康！已动员她退休，好回来，她还希望等待等待，看有不有机会再工作五几年。我是去年冬天因医生建议让我回来治病的，怕在那里病倒来不及抢救。看了四五个医院，同证明心脏血管已硬化，心已肥大，劳损、漏血，不可能好转。所以倒省事，来争时间做做事，一回来就把六三年搞的几件工作接手过来，不管心脏怎么样，整天守在桌子边不动了。有一份是服装资料，有上千图已制好版，幸好没有毁去，说明约廿万字，也没毁去。又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文章可写。若在六七月搞好改正稿上交，今年或许可印，将算是我近廿年比较有分量一本书！^[1]大致可以自动放放假，若果三姐能回来，

[1] 事实上直到1981年，才在香港出版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比写此信晚了九年多。

或可同过南方看看亲友。今年已七十过头，还能写这种小字，就可知道一切还好，或许比六二三年变不了多少。看来还不像一时即将“报废”样子。未完待完工作还多，所以得坚决拒绝报废！但是这里不少熟人，多在近八年内小病中即成古人，照规律我也难例外，因此更希望今秋明春或能过南方看看熟人。我们似乎不让退休，不必退休。因为“古为今用”求落实，我近廿年懂的花花朵朵知识，还有的是事情可做！还会有机会和五八九年一样，带了上千绸缎，到南方各工厂搞展览！

萧乾夫妇似乎也还在咸宁，闻也被动员退休，我在那边时没见到他。只在六七年左右，有人从哈尔滨来问树藏事，才知道她在那边一个过万人厂里做第一书记，不知你知道没有？平时从不告我上升到这么一个“首长”位置，出了事却又要我来为证明。来人初初还故意开玩笑，像审问我一般，说明白种种后，才充满了好意向我说：“她做了那么大事，却不写个信告告你！”我估计，这些人也许会到过上海找你们的！

巴金体力听说还好，我们放心不少。王道乾还在上海？